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259415

10位ISBN编号：7544259412

出版时间：2012-11

出版时间：南海出版社

作者：大卫·佩尔泽

页数：291

字数：210000

译者：梁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内容概要

我会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。

二十年后，我跪在母亲的墓前祈祷。

我已学会从仇恨中走出，去帮助和我一样在童年遭受不幸的人们。

我要斩断那根锁链，防止已从外婆蔓延至母亲又延续给我的冷漠，再传递给下一代。

生活是我们自己创造的。

我只关心这个，成为一个善良又有同情心的人，一个既体贴又有智慧的人，一个亲爱的丈夫。

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，我会做到。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作者简介

大卫·佩尔泽
世界十大杰出青年。
童年时代曾遭到母亲残酷虐待，是20世纪美国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三起虐待儿童案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人。
于美国空军服役期间开始参与少年救援计划，不遗余力地投入其中，并受到里根、布什、克林顿、小布什总统高度赞扬。

自传体小说《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》、《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II》，为千万读者带去无限力量与希望，长踞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达13年之久，在英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国受到热烈欢迎。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书籍目录

结束
飞走
一封家书
渴望
逃走
重组
愚蠢的行动
改变
上帝的恩赐
根源
参与救助活动
永别了
最后的抉择
诀别
美好的事
尾声
附录

<<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 II>>

章节摘录

结束1973年3月4日，加利福尼亚州达里镇。

我吓坏了，双脚冰凉，肚子饿得要命。

我竖起耳朵，透过车库的黑暗，捕捉着楼上卧室里母亲翻身时，床铺发出的最微小的声音。

我甚至可以从母亲的干咳中，判断出她是在熟睡还是正准备上床。

我祈祷母亲千万不要把她自己咳醒。

我祈祷我还有点儿时间。

就在几分钟之前，苦难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我紧闭双眼，飞快地喃喃祈祷着，不过我觉得上帝是恨我的。

因为没有资格成为“那个家庭”中的一员，我躺在一张破旧的行军床上，连毯子也没有。

我蜷缩成一团，尽量让自己暖和一点儿。

我用衬衫的上半截盖住脑袋，希望呼出的热气会让脸和耳朵暖和点儿，还把双手夹在双腿间或者放在腋下。

确信母亲已经沉沉睡去后，我就大着胆子，从一堆脏兮兮的破烂里偷出一块抹布，紧紧地裹在脚上。

为了保暖，我什么都可以干。

保持体温，是为了生存。

我已经筋疲力尽了。

几个月来，我只有在梦中才会得到一些解脱。

虽然我很努力地想睡着，但还是不能再次入睡。

我太冷了，膝盖禁不住瑟瑟发抖。

我小心翼翼地摩擦着双脚，即使弄出一点点声响，也害怕母亲会听到。

没有母亲的命令，我什么也不能做。

就算我知道她已经在兄弟卧室的下铺睡着了，也依然能感觉到她在控制我。

母亲一直控制着我。

尽力回想过去的时候，我的大脑开始运转起来。

我知道，要怎么活下去，答案全在我的过去里。

除了食物、热量和活下去之外，弄明白母亲为什么要那么对待我，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。

我对母亲的第一个回忆就是“谨慎”和“敬畏”。

当我还是一个四岁小孩的时候，就能从母亲的声音里揣测出有怎样的一天在等着我。

当母亲变得耐心、亲切的时候，她是我的“妈咪”。

但当她变得易怒、暴躁不安的时候，我的“妈咪”就变成了“母亲”——一个冷酷、邪恶、会出其不意地对我施行暴力的人。

我很快变得恐慌，害怕会招致母亲的攻击。

在没有得到母亲允许的情况下，我甚至连洗手间都不敢去。

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，她酒喝得越多，“妈咪”的成分就越少

，“母亲”的成分就越多。

我满五岁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母亲酒后发疯，竟意外地把我的胳膊弄得脱臼了。

那一刻，母亲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：她也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了，已经失控了。

这一次伤害的严重程度，已经大大超过了她以往打我的脸、扎我的身体或者把我扔下楼梯。

但是刚刚回过头来，母亲就编造了一个谎言，用来掩盖那次事故。

第二天早晨，母亲开车带我去医院，向医生哭诉说，我夜里从床铺上掉下来了；接着还说，她是如何

竭尽全力的想接住我，又是多么不能原谅自己动作太慢了。

医生似乎也觉得奇怪。

回家以后，我的父亲——一个接受过救护培训的消防队员，对母亲编造的故事居然没有任何怀疑。

后来，当母亲把我抱在胸前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决不能说出这个秘密。

<<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 II>>

尽管如此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仍然觉得会回到以前和妈咪在一起的好日子。

我确信她会从酒醉中醒来，把那个“母亲”永远抛弃掉。

作为一个应该在母亲臂弯里撒娇的四岁小孩，我觉得最坏的日子已经到头了，母亲会变好的。

但是，唯一有改变的就是母亲发怒的程度，以及我与她之间的秘密。

到了我八岁的时候，她不允许别人再叫我的名字，她已经把“大卫”换成了“男孩”。

很快，她觉得男孩听起来太人性化了，于是决定叫我“它”。

因为不再是那个家庭中的一员，我被禁止在家里居住，只能睡在车库里。

如果我不是把双手放在屁股下，坐在楼梯底下，就一定像奴隶一样在做家务。

如果没有在母亲规定的时间内干完活儿，我不仅要遭到毒打，还要挨饿。

母亲会一个多星期都不给我吃的，这不止一次了。

在母亲的“游戏”中，她把食物作为致命武器来对付我，这叫她感到非常得意。

母亲对我所做的事情越是怪异，她就越觉得自己会侥幸地逃脱惩罚。

她把我的胳膊放在煤气炉上烫，然后对惊呆了的老师说，是我玩火柴烧到了自己。

刺伤我的胸部以后，她告诉我那些吓坏了的兄弟，是我攻击了她。

多年来，我竭尽全力地事事想在前面，力图用我的智慧来战胜她。

在母亲打我之前，我就先绷紧身体的某些部位。

如果母亲不给我吃的，我会尽力偷些食物残渣。

母亲在我嘴里灌满清洗碗盘用的粉红色肥皂水，我会含着它，直到母亲看不到了，再吐到车库的垃圾桶里。

无论以何种方式打败母亲，都意味着我的胜利。

这些小小的胜利支撑着我活了下来。

我唯一的解脱方式就是做梦。

当我朝后仰着头，坐在楼梯底下的时候，我看到自己就像英雄超人一样，在空中飞翔。

我相信我和超人一样，有两重身份。

在这个冰冷的家里，我的身份就是那个被叫作“它”的孩子——一个被抛弃的、从垃圾桶里捡吃的、让人耻笑的、没有发育好的孩子。

当我趴在厨房地板上不能动弹的时候，我就拥有超人的身体。

我知道自己的身体里有一股力量，我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身份。

我开始相信，如果母亲朝我开枪，子弹会从我的胸口弹回。

无论母亲发明了什么“游戏”，也不论她对我的攻击有多么严重，我都要赢。

我要活下去。

当我不能忍受疼痛和孤独时，就会闭上双眼，展臂飞翔。

我过完十二岁生日，又过了几个星期，母亲和父亲分开了。

超人消失了。

我体内的力量也丧失了。

那天，我觉得，母亲一定会杀了我——就算不是在那个星期六，那日子也不远了。

由于父亲的离去，母亲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

虽然多年来，当母亲强迫我吞下一勺勺氨水的时候，父亲只是一边啜酒一边神情沮丧地看着；当母亲痛打我的时候，父亲只是耸耸肩膀。

但是，只要他在那个房子里，我就会觉得安全些。

然而，当母亲把属于父亲的那点东西扔上车，车开走后，我紧紧地合上双手，低声祷告：“也许有一天，他会带我离开这个地狱。

阿门。

“这大概是两个月前的事情了，上帝从来都不会回应我。

现在，我继续在黑暗的车库里战栗，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到了。

我为自己没有勇气和力量反抗而哭泣。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我太累了。

八年来连续不断的折磨已经把我生存的力量吮吸殆尽。

我双手合十，祷告着，如果母亲要杀死我，就请她仁慈些，赶快来吧。

我开始觉得头晕，越是祈祷，就越是觉得自己飘忽忽地进了梦乡。

我的膝盖不再颤抖，那瘦骨嶙峋的指关节慢慢舒展开来。

在沉沉睡去之前，我对自己说：“上帝，如果你能听到，可以带我离开这里吗？

请你带我走吧，今天就带我走。

”突然，我挺直了上半身。

我听到楼上的地板在母亲的重压下发出的声音，紧接着，是她那令人窒息的咳嗽声。

我几乎可以想到，她弯着腰、快要把肺咳出来的样子，这是多年来她不停地抽烟和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。

天啊，我多么痛恨她的咳嗽。

睡意很快就消失了，一阵寒气袭进了我的身体。

我还是想睡，想永远地睡下去。

我渐渐清醒过来，诅咒上帝没把我从睡梦中带走，可上帝从来就不听我的祷告。

我多么希望自己已经死了。

我连在这个“房子”里多活一天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我无法想象满是母亲和她那险恶游戏的一天。

我崩溃了，痛哭起来，泪如泉涌。

过去我是很坚强的，只是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。

母亲磕磕绊绊的声音把我带回了凄凉的现实。

我擦干鼻涕和眼泪——不能，决不能流露出一丝软弱。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盯着上面。

在退回壳里之前，我把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为什么？

我叹了口气。

如果你是上帝，有什么理由？

我实在……实在很想知道，为什么？

为什么我还活着？

母亲摇摇晃晃地走出卧室。

起来！

我脑袋里尖叫着，快起来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……我本该在一个小时前就起来干家务。

我站起来：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想找到车库的电灯开关。

一条腿绊到了行军床上，我条件反射地伸出手，想缓冲一下，但是太迟了。

瞬间，我的脸撞到了冰冷的水泥地上。

晶莹的泪珠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双手拍打着地面。

我实在是太想睡去了，不想再醒过来。

听到母亲的脚步声朝着洗手间方向去了，我从水泥地上爬起来，打开电灯，抓起扫帚，跑上了楼梯。

如果我可以和被母亲抓到之前打扫完楼梯，她就不会知道我起晚了。

我能赢的，我笑着对自己说，来，小子，快点！

我都快喘不过气了，大脑在超音速地运转着，但身体的反应却很慢，双脚像水泥块一样，手指尖冻得发麻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慢，过去，我像闪电一样快呀！

我不假思索地伸出左手去够木头扶手，扶着扶手爬上了楼梯。

就要赢了，我对自己说，真的就要赢了！

我听到了上面洗手间里汩汩的流水声。

我加快脚步，朝扶手伸长了胳膊。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我心里在笑——就要打败她了！

突然间，我的手抓空了，心猛地一沉，身体开始摇晃。

扶手！

抓住该死的扶手！

虽然我尽量集中精力，但手就是不听使唤。

我的世界一片黑暗。

我眼冒金星，脑袋懵懵的。

我能分辨出，在一片耀眼的白光中站着一个人影。

“那是……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努力摇晃着脑袋，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儿。”

有一阵子，我以为自己正注视着上帝派来的、要接我去天堂的天使。

然而，母亲病态的咳嗽很快击碎了我的美梦。

“我说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她的声音吓得我差点尿裤子。”

为了不把孩子吵醒，母亲用一种柔软却带几分邪恶的声音说着：“让我看看，有多快……把你身后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拿到这儿来……开始！”

“母亲打了一个响指，表示开始。”

把扫帚放在楼梯底下时，我的身体在瑟瑟地发抖。

“噢，不！”

“母亲微笑着，‘带上你的‘朋友’一起来。”

“我弄不明白母亲的意思，朝四周看了看，然后抬起头望着她。”

“扫帚，笨蛋。”

带上扫帚。

“每上一个台阶，我都在盘算着，怎样才能逃脱母亲妨碍我按时完成家务的罪恶游戏。”

我警告自己要集中精力。

我知道她打算用扫帚做武器，打我的胸或脸。

有时候，就剩我们俩单独在一块儿时，母亲喜欢用扫帚根儿直接戳我的腮窝。

如果跟着她进了厨房，我就死定了，就不能走着去学校，更别说跑了。

如果母亲让我留在楼梯上，我知道她只会打我的上半身。

一到楼梯顶，我很自觉地摆出了“受训的姿势”：身体挺得直直的，头弯得低低的，双手紧贴在身体两侧。

我不能动一块肌肉，也不能眨一下眼，更不能看她。

没有母亲的允许，我连气儿都不能喘。

“说！”

“我是笨蛋”。

“母亲弯下腰，在我耳边说。”

我退缩着，以为她会拧我的耳朵。

这只是游戏的一部分，她是在看我会不会退缩。

我不敢抬头，也不敢再往后退。

我的脚后跟已经悬在了楼梯的边缘。

我祷告着，今天，千万不要把我推下去。

“来，说呀。”

请说。

“母亲乞求着。”

她的声音有些变了，似乎很静，没有威胁性。

我的大脑运转着，弄不清母亲仅仅想让我说话，还是想让我做些什么。

不妨说，我掉到了她的陷阱里。

<<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 II>>

我把全身的能量都集中在了脚尖上，但越是集中精力，身体就越想摇晃。

突然，母亲把一根手指伸到我的下巴底下，抬起我的脸对着她。

她腐臭的呼吸让我直想吐。

我努力让自己不被她的恶臭熏倒。

她不让我在家里戴眼镜，但我还是怒视着她那张膨胀发红的脸。

她那曾经闪亮的头发现在变得油腻腻的，贴在脸上。

“说！

你到底觉得我有多愚蠢？

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愚蠢？

“我胆怯地仰着头，说：“妈妈……”我的脸一阵刺痛。

“谁让你说话了？

不许看着我！

“母亲嘶嘶地说。

我猛地低下头，迅速把痛苦压下去。

上帝啊，我对自己说，我居然没有看到她过来，我这是怎么了？

每次她打我的时候，我都能先看见她抡起胳膊。

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这么慢。

该死，大卫，集中精力思考！

“它该开始做它的家务了！

“母亲怒吼着，“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

你觉得我很愚蠢，是不是？

你认为你能侥幸地逃脱，是不是？

“她摇着头说：“伤害你的人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

你选择了你的行为。

你知道——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你来这个家是干什么的。

“如果它想吃饱，那么，很简单，它必须按照要求去做。

如果它不想受到惩罚，那就别惹麻烦。

它应该知道规则。

我不会把它和其他人区别对待。

它只不过是听话。

“母亲停下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喘息，似乎陷入了困境。

我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只希望她走上来打我。

“我该做什么？

“她提高了嗓门，“我应该睡觉，但是没有，我得在这儿陪着你。

可恶的狗东西！

该死的杂种！

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

你不是人，而是……任我支配的东西。

明白吗？

我说清楚了吗？

要不再来一遍？

“母亲咆哮着。

母亲的话在我心底回响着。

多少年来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听着同样的话。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就是任她摆布的机器人，像一个能让她随意开关的玩具。

我内心几近崩溃，身躯开始战栗，再也无法忍受了！

我对自己喊着，快来吧！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杀了我吧！

快点！

我的视野猛然间变得清晰了。

愤怒涌上心头，我的内心不再害怕，也不再感到彻骨的寒冷。

我使劲地摇着头，紧盯着母亲的身体，右手紧紧地攥着扫帚把。

然后，我慢慢地舒了一口气，眼睛直瞪着母亲，嘶嘶地说：“别管我……母狗！”

母亲变得有点瘫软。

我聚精会神，想看透她的金丝边眼镜和那双发红的眼睛。

我要把过去八年的苦痛和孤独全部还给母亲。

母亲的脸色变得惨白。

她明白了，她清楚地知道了我现在的感受。

我告诉自己，这起作用了。

母亲想逃开我的怒视，她轻轻把头转向了左边。

我紧盯着母亲的一举一动，她逃不了。

母亲的目光游移不定，我扬起脑袋，目光更加犀利了。

我笑着，心底里升起一股暖流。

现在，控制者是我。

在意识深处，我听到了咯咯的笑声。

有一阵儿，我还以为是自己在嘲笑母亲，向下一看，却见母亲在假惺惺地笑着。

她呼出的腐臭气息打断了我的思路。

母亲越是笑，我的身体就越是紧张。

她把头转向灯光。

此刻，我告诉自己：她过来了！

来吧！

快点，干吧！

我倒是要看看她能干出些什么！

……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大卫遭受了我和很多人都无法经受的虐待和苦难，但他永远对社会充满责任和使命、对世间充满爱与感恩。

——美国版《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》编辑、大卫的妻子玛莎·佩尔泽
大卫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：不管命运之路多么曲折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活得更好。
读过这本书的人，他的心灵必将得到鼓舞和振奋。

——《心灵鸡汤》作者杰克·坎菲尔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编辑推荐

雄踞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长达13年 “世界十大杰出青年”大卫·佩尔泽自述 一本让千百万人重获信心、爱与被爱能力的书 美国四任总统里根、布什、克林顿、小布什热情赞扬

<<一个被称作"它"的孩子 II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